



A Curtain of Green & Other Stories

[美国] 尤多拉·韦尔蒂 著 吴新云 译

绿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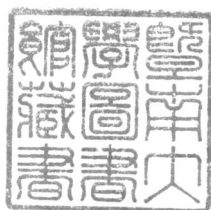
I 712.45
J01320.

R2

阅 览

绿帘

[美国] 尤多拉·韦尔蒂 著 吴新云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绿帘 / (美) 韦尔蒂 (Welty, E.) 著; 吴新云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2.10

(韦尔蒂作品)

书名原文: A Curtain of Green & Other Stories

ISBN 978-7-5447-1952-0

I. ①绿… II. ①韦… ②吴…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55498 号

A Curtain of Green & Other Stories by Eudora Welty
Copyright © 1936, 1937, 1938, 1939, 1941, 1965, 1966, 1967, 1969
by Eudora Welty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Russell & Volkening, Inc.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10-2011-518 号

书 名	绿帘
作 者	[美国]尤多拉·韦尔蒂
译 者	吴新云
责任编辑	彭 波
装帧设计	丁威静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
插 页	2
字 数	146 千
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952-0
定 价	2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 目录

莉莉·道和三女士 ...	1
一则新闻 ...	17
石化人 ...	26
钥匙 ...	46
基拉,流离失所的印第安女郎 ...	60
我为什么住在邮局 ...	72
警哨 ...	90
搭车人 ...	98
回忆 ...	120
克莱蒂 ...	128
马布霍尔老先生 ...	144
献给玛乔丽的花 ...	153
绿帘 ...	169
爱心探望 ...	177
流动推销员之死 ...	186
鲍尔豪斯 ...	205
老路 ...	223
[附录一]英文版序言 ...	235
[附录二]译后记 ...	245

莉莉·道和三女士

密西西比州埃利斯维尔弱智人学校的来信抵达时，沃茨太太和卡森太太正好都在维克托里镇上的邮局里。艾梅·斯洛克姆手里还抓着邮件，就从前台跑了出来，把这封信直接递给了沃茨太太，她们三人就一块儿读了起来。沃茨太太用粉红的双手紧握着信，卡森太太带着顶针的手指缓缓地划过每一行字。邮局里的其他人都讶异起来，不知道这会子出了什么事。

“要是告诉莉莉打算送她到埃利斯维尔，她会怎么说呢！”卡森太太终于满面笑容地讲道。

“她会高兴死的。”卡森太太说，又粗声对一位耳背的太太加了句，“莉莉·道要去埃利斯维尔喽！”

“你们可不许抛下我，自己跑去告诉莉莉啊！”艾梅·斯洛克姆喊道，一路小跑着回去整理邮件。

“你们觉得那里的人会照料好她吗？”卡森太太跟一群在邮局等信的浸礼会女士聊开来了，她是浸礼会牧师的妻子。

“我一直听人说，那地方好是好，就是挤了点。”其中一个人说。

“莉莉总是一副任人欺负的样子。”另一个说。

“昨天晚上在帐篷杂耍表演那——”又有一个人说着，猛地一捂嘴。

“不要顾忌我，我知道世上有这类事情的。”卡森太太说道，垂下眼帘，手指抚弄着挂在胸前的卷尺。

“哦，卡森太太。那个，怎么说呢，昨天晚上帐篷杂耍班子那里，天哪，那个男人几乎就让莉莉买票进去了。”

“买票！”

“当时我老公走向前解释说她不怎么伶俐，别的人也这样解释。”

所有的太太们都连连咂舌。

“哦，那个表演很不错。”去看了演出的太太说，“莉莉表现得那么好，完全像个淑女——就那样端坐着，专心地看。”

“哦，她能成为一个淑女——她能。”卡森太太说着，摇摇头，抬起眼睛，“正是这点让人伤心呢。”

“对啊，她一直盯着——是什么东西弄出那么大的动静来着？——木琴，”那太太说，“整场她连头都没有左右摇晃一下。她就坐在我前面。”

“问题是，看完表演后她干吗去了？”沃茨太太问得很实

在，“莉莉长得这样大了，就她的年纪而言，她已经发育得很成熟了。”

“哦，埃塔！”卡森太太不满了，生气地瞪了她片刻。

“这就是我们要把她送到埃利斯维尔的原因啊。”沃茨太太还是把话说完了。

“各位，我好了，”艾梅·斯洛克姆满脸扑着白粉跑了出来，“邮件弄完了。弄完了，这不知道有多好。”

“这个，当然了，真希望事情圆满。”另外几位女士说道。她们并没立刻去信箱拿邮件；她们觉得有点被排斥在外了。

三个女人站在大水箱旁边。

“找到莉莉可不容易呀。”艾梅·斯洛克姆说。

“你说，她究竟到哪里去了？”说话的是拿着信的沃茨太太。

“我街道两边都找遍了，也没有看到她的影子。”卡森太太一边说着，一边跟大家一起向前走。

埃德·牛顿在往商店里的那根金属线上挂“红鸟”牌学校便笺纸。

“你们要是找莉莉，她刚来过，还跟我说她要结婚呢。”他说。

“埃德·牛顿！”三位女士紧紧抓住彼此的手，一起大声呵斥起来。沃茨太太立刻用手中的埃利斯维尔来信扇风。她穿着守丧的黑衣服，动一动就热得不行。

“哎呀，她不是要结婚，她是要去埃利斯维尔，埃德。”卡森

太太轻声说，“沃茨太太、我，还有艾梅·斯洛克姆从自己口袋里掏钱给她出路费。何况，维克托里镇的小伙子都要面子。莉莉不是要结婚，结婚只是她瞎想出来的。”

“你们说啥就是啥啊，女士们。”埃德·牛顿边说边用便笺纸往自己屁股上打了一下。

她们走上铁轨上方的桥，看到埃丝特尔·马伯斯坐在栏杆一侧，慢慢啜饮着一瓶橙色的“尼高”^[1]。

“见到莉莉没有？”她们问她。

“这会儿该着我在这儿等候她呀。”这个马伯斯家的丫头说起话来好像她还没来到，“但是朱厄尔——朱厄尔说，莉莉早些时候进了商店，挑了顶两块九毛八的帽子，戴上就晃悠着走了。朱厄尔想拿点别的什么东西把帽子换回来呢。”

“哎呀，埃丝特尔，莉莉说她要结婚呢！”艾梅·斯洛克姆喊道。

“哎，我说真的。”埃丝特尔讲；她一向什么都不懂。

洛拉丽·阿德金斯驾着威利斯-奈特牌汽车路过，按了按喇叭，想知道她们在聊什么。

艾梅扬起手跑到街上。“洛拉丽，洛拉丽，你得把我们拉到莉莉·道的家去，她在那儿想要结婚呢。”

“快上车，我的老天呀！”

“哎，马上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沃茨太太说道，被扶上后座时难受地哼了几声，“我们要做的就是劝劝莉莉，她去埃利斯

[1] “尼高”是可乐公司生产的一种果味软饮料。

维尔更好。”

“不堪回首啊！”

车驶近莉莉家时，卡森太太说开了，她忧伤的嗓音就像暮色中鸡窝里传出的轻柔的咕咕声。“我们埋葬了可怜的莉莉妈，那手无缚鸡之力的女人，我们供莉莉吃饭，给她柴烧，她身上穿的每一针每一线都是我们给的。我们还送她去周日学校学习上帝的教导，让她受洗成了浸礼会教徒。她的老爹出手打她，要用屠刀割下她的头时，哎呀，我们去救下了她，让她脱离毒手，给了她一个住处。”

那没有上漆的木板房上插着好几个风向标，有的地方是三层高，前面窗户上镶着黄紫相间的毛玻璃，门廊也装饰得华而不实。房子倾斜得厉害，歪向铁路一边，门前的台阶已不见踪影。满载着女士们的汽车停在了雪松树下。

“如今莉莉快成大人了，”卡森太太继续讲，“实际上，她就是大人了。”她边下车边下结论。

“还说到要结婚了。”沃茨太太很是反感地说，“谢谢啊，洛拉丽，你开车回家吧。”

她们跨过遍布灰尘的鱼尾菊，来到门廊，没有敲门就径直走进敞开的屋中。

“真的，这房子总有股怪味。我哪回来都这么讲。”艾梅·斯洛克姆说道。

莉莉就在那儿，在厅里的暗处，跪在地板上，旁边是个敞开

的小行李箱。

看到她们进来，莉莉往嘴里塞了根鱼尾菊，静静地衔着。

“你好，莉莉。”卡森太太没好气地说。

“你好。”莉莉说。很快，她吮吸了一下鱼尾菊茎，那声音活似松鸦叫。她坐在那里，身着一件衬裙，为这类事情卡森太太不知道追着她说了多少回。她奶黄色的头发从新帽子下面披散开来。要是知道她脖子上有疤的话，你会看到她喉部的那条弯弯曲曲的疤痕。

卡森太太和沃茨太太两位最胖，坐在了双人摇椅上，艾梅·斯洛克姆则坐在钢丝椅子上，那是一家着火的商店捐赠的。

“哎，莉莉，你在干什么呀？”沃茨太太说着，头一个晃动了摇椅。

莉莉微笑起来。

行李箱旧旧的，贴着棕黄色条纹纸，在较深色的圆圈和圆环背景上显出星形图案。女士们互相使眼色示意，天知道这个东西是从哪里弄来的。箱子里空空的，只有两块肥皂和一条绿色小毛巾，莉莉正想法把这两样东西在箱子底安放整齐。

“快给我们说说，你在做什么，莉莉。”艾梅·斯洛克姆说。

“在打包呢，傻瓜。”莉莉说。

“你要去哪里呀？”

“去结婚啊，我打赌这会儿你巴不得自己是我呢。”莉莉说，但突然间害羞起来，把鱼尾菊猛地塞回嘴里。

“说给我听听，亲爱的，”卡森太太说道，“告诉卡森老太太

你为什么想要结婚。”

“不说。”莉莉犹豫了片刻说道。

“那好，我们想到有件事比结婚好得多呢。”卡森太太说，“你去埃利斯维尔不好吗！”

“那儿哪里不好了？”沃茨太太说，“天哪，就是好呀。”

“那是个好地方。”艾梅·斯洛克姆迟迟疑疑地说。

“你脸上起疙瘩了哦。”莉莉讲。

“艾梅，亲爱的，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就一边儿去。”卡森太太着急地说，“你一靠近莉莉，她就不知是怎么啦。”

莉莉盯着艾梅·斯洛克姆发怔，若有所思。

“哎，你呀！现在，你难道不想去埃利斯维尔吗？”卡森太太问道。

“不想。”莉莉说。

“为什么呢？”太太们都探身向前，非常吃惊。

“因为我要结婚了。”莉莉说。

“那么，亲爱的，你要嫁给谁？”沃茨太太问，她知道如何击中要害，让人不得不收回说过的话。

莉莉咬了咬嘴唇，笑了起来。她伸手从旅行箱中拿起那两块肥皂，摇晃着。

“告诉我们呀，”沃茨太太难为她，“你要嫁给谁？说呀。”

“昨天晚上一个人哪。”

三女士都倒吸一口凉气，莉莉可能真有个恋人。刹那间，这现实如夏日的冰雹倾泻在她们头上。沃茨太太站起身来，稳

住自己。

“那个表演杂耍的家伙！一个乐师！”她大喊。

莉莉抬起眼睛，满含景仰之情。

“他有没有——他有没有对你做过什么？”终究，还是只有沃茨太太能主持大局。

“呀，做了，嗯。”莉莉说。她纤纤的指尖挑剔地拍打着肥皂块，再用小毛巾把它扎起来。

“做了什么？”艾梅·斯洛克姆追问道。她站起身来，踉跄了几步，才尖叫出来。“做了什么呀？”她在厅里大喊起来。

“别问她做了什么。”卡森太太说着，从后面跟上前来，“告诉我，莉莉——只说是还是不是就行——你还是过去的你吗？”

“他有件红外套，”莉莉文文静静地说，“他拿着小棍子，敲起来有响声，乒乒！叮咚！”

“哎呀，我觉得我快晕倒了。”艾梅·斯洛克姆说道，但其他两位说：“不行，你不能晕。”

“是那个木琴师！”沃茨太太大叫，“演奏木琴的人！哎呀，那个胆小鬼，真该被绑在杆子上，驱逐出城！^[1]”

“驱逐出城？他是出城了，都到这时候了。”艾梅大喊，“你们不识字哪？——小吃店不是贴着张广告——九日在维克托里，十日在科莫吗？他在科莫。科莫镇！”

“好了好了！我们去把他抓回来！”沃茨太太大喊，“他逃不

[1] 在西方历史上，有段时期，要是有人违反了城镇上的道德规范，就要被绑在杆子上抬着赶出城镇，以示惩罚。

出我的手掌心！”

“嘘，”卡森太太说，“我觉得，沿着这条思路走，没有任何用处。从长远看，那个人永远淡出我们的生活更好。那种人，他要的只是莉莉的身体，即便是我们出手，强迫他按规矩娶她——拿枪口逼着他娶，他怎么都不会让这个可怜的小东西幸福的。”

“但是——”艾梅眼睛瞪得溜圆，开口要说点什么。

“闭嘴。”沃茨太太说，“卡森太太，你说得对，我觉得是这样。”

“这是我的嫁妆箱——看见没？”在她们沉默的间歇，莉莉彬彬有礼地说，“你们还没有看过呢。我已经有了肥皂和毛巾，我还有帽子——在头上戴着呢。你们会给我什么呢？”

“莉莉，”沃茨太太重新开始劝说，“我们会给你许许多多的好东西，只要你去埃利斯维尔，而不是去结什么婚。”

“你们给我什么呢？”莉莉问。

“我送你一对绣花枕头套。”卡森太太说。

“我送你一个大大的焦糖蛋糕。”沃茨太太说。

“我送你一个从杰克逊镇带回来的纪念品——小小玩具存钱罐。”艾梅·斯洛克姆说，“现在，你愿意去了吗？”

“不去。”莉莉说。

“我送你一小本漂亮的《圣经》，用真金烫上你的名字。”卡森太太说。

“我送你一件粉色中国丝绸胸衣，可调节肩带的那种，总行了吧？”沃茨太太厉声说。

“哎呀，埃塔。”

“这个，她需要的。”沃茨太太说，“要是她穿着那身衬裙在埃利斯维尔四处跑，看着像是斐济人，那些人会怎么想？”

“巴不得我能去埃利斯维尔呢。”艾梅·斯洛克姆这样说，想引她上钩。

“到那里他们会给我什么？”莉莉轻声问。

“啊！很多东西呢。你可以编许多篮子，我想……”卡森太太犹豫不决地看着其他人。

“对呀，是真的，他们会让你编各式各样的篮子。”沃茨太太说道，她的声音也越说越低。

“不嘛，我还是去结婚的好。”

“莉莉·道！现在，你简直就是冥顽不灵！”沃茨太太喊叫起来，“你差不多都答应要去了，这会儿又变卦了！”

“我们问过上帝了，莉莉，”卡森太太终于说，“上帝好像告诉我们——还有卡森先生——你该去那个地方，想过得快乐，该去的地方就是埃利斯维尔啊。”

莉莉看起来恭恭敬敬的，但还是不为所动。

“我们真的得把她弄到那里去——就现在！”艾梅·斯洛克姆突然尖叫起来，“万一——！她不能待在这儿啦！”

“啊，别，别，别，”卡森太太急忙道，“我们可不能那样想。”

她们坐着，陷入绝望之中。

“我能不能带着我的嫁妆箱——去埃利斯维尔呢？”莉莉含羞问道，偷看着她们。

“哎，可以。”卡森太太不动声色地说。

无声无息地，她们再次站起身。

“呀，只要我能带着嫁妆箱就好！”

“原来就只是因为她的嫁妆箱呀。”艾梅悄悄地说。

沃茨太太双掌一拍。“就这么定了！”

“感谢上帝。”卡森太太喃喃自语。

莉莉抬眼看着她们，双目熠熠生辉。她仰起头，神气地模仿某个人——全然的陌生人——的调子说道：

“行了——小鬼头！”

女士们已经在点头、微笑，走向门口了。

“我觉得我最好再待会儿。”卡森太太说，停下脚步，“从哪儿——她从哪儿学来的这可怕的说法？”

“打点行装吧，”沃茨太太说，“莉莉·道要坐一号车去埃利斯维尔了。”

站台上，火车在扑哧扑哧喷着蒸汽。维克托里镇的所有人都在周围晃荡，等待火车离站。维克托里民乐队自发聚在这里，分散在人群中。埃德·牛顿老是假装出要吹响低音小号的样子。月台上，一个装满小鸡的笼子散了架。所有人都想看到莉莉打扮起来的样子，但是卡森太太和沃茨太太已经偷偷从轨道的另一侧把她送上了火车。

这两位女士打算把莉莉一直送到杰克逊镇，帮她转车，确保她坐对方向。

莉莉夹在两人中间，坐在长毛绒座椅上，她的头发梳成了一

个髻，隐在一顶小蓝帽下，朱厄尔用这顶帽子把原来的漂亮帽子换走了。她一身旅行装束，这是用沃茨太太去年夏天穿的丧服改做成的。粉色的带子在衣服上闪耀。她带着个钱包，一本《圣经》，还有一块热乎乎的盒装蛋糕，她把这些全都放在腿上。

艾梅·斯洛克姆一直忙着在寄到外埠的邮件上盖戳、打包。这会儿她站在车厢的过道里，泪珠儿纷纷从眼中滚落下来。

“再见了，莉莉。”她说道。她是那种容易伤感的人。

“再见，傻瓜。”莉莉说。

“哦，亲爱的，希望他们已经收到了我们的电报，会在埃利斯维尔接她！”想到那个地方有多远，艾梅伤心地哭喊道，“用电报上的十个字说明一切也太难了。”

“下车吧，艾梅，趁火车还没开，趁你还没把自个儿哭死。”沃茨太太说。事情都安排妥当了，她愉快地摇着一把考究的扇子。“我得说，天太热了，等火车开出镇子几英里，我得解掉束胸。”

“哦，莉莉，到那里不要哭啊。要乖乖的，他们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一切都是因为他们爱你。”艾梅嘴角下撇，沿着过道离开。

莉莉笑出声来。她的手指越过卡森太太的胸口，指向窗外的一名男子。他刚下了火车，一个人在那里站定。这是个陌生人，戴着顶帽子。

“看哪。”她说道，手捂着嘴轻柔地笑着。

“别——看。”卡森太太一字一顿地说，仿佛在她说的所有

话中，唯有这两个庄严的字眼得刻印在莉莉笨乎乎的小脑瓜里。她又加了句：“没到埃利斯维尔，什么都别看。”

车外，艾梅·斯洛克姆哭得太厉害了，差点儿撞到那个陌生人。他戴着帽子，身形矮小，好像洒了香水，但谁家的香水会是这种味儿？

“你能告诉我吗，夫人，”他说，“芳名叫莉莉·道的小女子在哪里？”他抬抬帽子——他的头发是红色的。

“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个？”艾梅不由得问道。

“说话大声点。”陌生人说。他自己却几乎在耳语。

“她走了——她去埃利斯维尔了！”

“走了？”

“去埃利斯维尔了！”

“哎呀，岂有此理！”这人撅起下唇噗噗地吹气，把头发都吹得翘了起来。

“你和莉莉是什么关系？”艾梅突然大喊道。

“我俩不过是要结婚呗，就是这么回事。”这人说。

艾梅·斯洛克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开始尖叫起来。见地上这男人的脚边放着个黑色长盒子，她指了下盒子，几乎摸到了它，然后吓得后退一步。

“木琴！木琴！”她喊道，目光在这个男人和嘶嘶叫的火车之间游离。到底哪样更糟糕？火车的汽笛开始低沉地鸣叫，这个男人正在说话。